





大雲山房文集二集目錄

卷一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說仙上

陽湖惲敬著



大雲山房文集二集目錄

卷一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說仙上

陽湖樞敬著



說仙中

說仙下

釋舜

釋苴

釋鳩鳩

釋螻蛄

大過說

小過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相鼠說

東門之枌說

北山說

碧玉說

散季敦說

得姓述附說

得姓述附說二

卷二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卓忠毅公集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楞伽經續書後

壇經書後一

壇經書後二

文衡山詩藁跋

黃石齋手札跋

張子實臨徐侯齋手札跋

醴泉銘跋

記蘇州本淳化帖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二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二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答趙青州書

與宋于廷書

答張翰豐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卷二

重刻脈經序

誦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戒旦圖序

吳城令公廟記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重修松竇菴記

重修松竇菴後記

望仙亭記

艮泉圖詠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酥醪觀記

遊通天巖記

子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楊中立戰功畧

卷四

吳城萬壽宮碑銘

光孝寺碑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莊經饒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萬孺人祔葬墓志銘

卜孺人墓志銘

黃太孺人墓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

公墓闕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右大雲山房文集二集四卷目錄凡雜文九十六篇嘉慶二十年八月長洲宋揚光吉甫刻於廣州西湖街爲日若干而竣二十一年自贛往歙武進董士錫晉卿復爲排次增定十篇叙錄曰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爲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尙焉其諸子則別爲十家論可觀者九家以爲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

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流復別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後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濇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於儒先之疏証而文集反曰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

用不發事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
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自法
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道家陰陽
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
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禰家入故其言溫而
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禰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
有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縱厲蘇子
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
初甘露之間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
以輕雋爲適意時俗爲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范於是文

集與百家判爲二途熙寧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
也鑿陋儒襲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
而畫之睇而斲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爲一物太白樂天
夢得諸人自曹魏發情靜修幼濤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
遞趨遞下卑冗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
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
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
思之君子教正之

嘉慶十七年正月至南昌三月往瑞金八月復至南昌

十二月至吳城得文七首

朱贊府殉節錄書後

記蘇州本淳化帖南昌二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重刻脈經序

重修松竇菴記

重修松竇菴後記

萬孺人耐葬墓志銘

十八年在吳城十二月至南昌得文三十一首

讀大學一

讀大學二

讀孟子一

讀孟子二

戒旦圖序

姚江學案書後一

姚江學案書後二

崇仁學案書後

靖節集書後一

靖節集書後二

靖節集書後三

李氏三忠事蹟書後

維摩詰經書後

壇經書後一

壇經書後二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上舉主陳笠帆先生書

答伊揚州書

答伊揚州書一

答張翰豐書

答趙青州書

吳城令公廟記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子惠府君逸事

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前濟南府知府候補郎中徐君遺事述

吳城萬壽宮銘

刑部尚書金公墓志銘

孫九成墓志銘

林太孺人墓志銘

十九年在南昌得文二十一首

說仙上

說仙中

說仙下

得姓述附說

楞伽經續書後

張子實臨徐俟齋手札跋

答伊揚州書三

答伊揚州書四

與宋子延書

答鄧鹿耕書

答鄧鹿耕書二

誦芬錄序

十二章圖說序

古今首服圖說序

良泉圖詠記

楊中立戰功畧

前光祿卿伊公祠堂碑銘

漢中府知府護漢興道鄧公墓志銘

國子監生錢君墓志銘

莊經饒墓志銘

小孺人墓志銘

二十年在南昌六月至廣州得文三十六首

春秋說上

春秋說下

釋舜

釋苴

釋鴈鳩

釋螻蛄

大過說

小過說

困說

明夷說一

明夷說二

碧玉說

卓忠毅公集書後

文衡山詩藁跋

黃石齋手札跋

堅白石齋詩集序

香石詩鈔序

聽雲樓詩鈔序

瑞安董氏祠堂記

陳白沙先生祠堂記

望仙亭記

舟經丹霞山記

遊六榕寺記

同遊海幢寺記

遊羅浮山記

分霞嶺記

茶山記

酥醪觀記

光孝寺碑銘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資政大夫葉公祠堂碑銘

贈光祿大夫陳公神道碑銘

新城鍾溪陳氏房次科第階職記

黃太孺人墓表

南儀所監掣同知署揚州府知府護兩淮鹽運使李公墓闕銘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二十一年二月至贛州六月至歙得文十首

相鼠說

東門之枌說

北山說

散季敦說

得姓述附說二

醴泉銘跋

說文解字諧聲譜序

遊通天巖記

朝議大夫董君華表銘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華表銘

春秋說上

記曰比事屬辭春秋之教也鄒氏夾氏其爲說不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皆於屬辭窺聖人之意所謂比事者舉其畧焉漢唐儒者仍之至宋則比事之說漸廣然取其一而遺其二三取其二三而遺其十百故聖人之意未能觀其備以折衷之

本朝儒者乃條春秋之文十百系焉於是聖人之意可以事推可以文合敬以其法讀春秋推之合之得數條列之如左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二年十有

一月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於鄆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三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春秋所書鄭事如此中間桓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殺子亶立子儀皆不書莊十四年鄭殺子儀納突亦不書若是者何哉蓋寤生之爲惡也非一日矣至繻葛之戰拒敗王師人人之所得誅也其時天王旣無再舉之師諸侯亦

無勤王之議此非惟齊宋魯東大諸侯皆與寤生交也蓋出於祭仲之謀焉旣戰之後即使勞王勞王者有以賄王也問左右者有以賄左右也古者謂遺曰問王不可言問故言勞也以伐鄭始以賄終賄王事未必濟賄左右則事必濟於是寤生之罪可以不討寤生之國可以不夷而寤生之爵可以不削矣故卒葬如諸侯之書雖然突之書名忽之書名何也其時寤生不能有所達於王且以爲不必達焉是故忽之爲世子未嘗命於王之朝突之爲公子亦未嘗達名於王之朝鄭突書突忽書鄭忽而已雖然突書鄭伯何也其時忽在位三月未及請命可知突以爭國歸

其速請命亦可知盟武父會曹必已命也書曰鄭伯書曰鄭伯突尊王命也雖然忽之書鄭世子何也其時忽在衛突已受命爲君忽之告周也必以嫡正居長爭國而自引爲世子周之報之也旣不能奪突之爵以與忽又不能抑忽之長以從突亦必以嫡正居長稱之爲世子文告之往來傳之於天下藏之於諸侯三年於茲矣於其歸也書之曰鄭世子亦尊王命也夫如是則鄭之受命於王爲鄭之君者突一人而已忽不得而干之子亶子儀豈得而干之哉夫突出奔者也出奔則絕爲君突入櫟者也櫟亦鄭也入櫟則不絕爲君突不絕爲君彼忽與子亶子儀之居鄭

者王不得而命之矣國無二君之義也是故三人之立與弑皆不書亦尊王命也至遇於垂之鄭伯先儒以爲子儀豈有是哉觀與齊陳睦則亦突而已今夫寤生之大逆其子孫皆宜誅者也乃旣赦其身復扶樹其子孫且舍長立幼以亂其國周之政刑可謂慎矣然而失政刑者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不得不奉其所失之政刑失政刑因以失名號者共主之朝典也史官不得不書其名號一以見權必統於一而不可妄干一以見名必從其正而不可苟假一以見事必傳其實而不可曲沒且由是推之以寤生及忽與突之敗常亂俗如是而必乞靈於天子之名號以令其

衆則主名號者不可輕以寤生及忽與突之乘強肆悍如是而終不能藉天子之名號以蓋其惡則受名號者不可恃夫如是則朱子門人所列不書姓不書官不書爵以爲誅絕之例者豈聖人之意哉定十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於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鄆續經十六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觀於續經知經書會衛侯亦輒也其書衛世子衛侯皆王命也蒯聵命於出奔之前輒命於旣立之後也此之謂慎名

春秋說下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莊元年三月夫人孫於齊不書姜氏蒙上之辭也夫人享齊侯一如齊師一會齊侯三皆書姜氏知此文不書非貶也書於葬後者已至魯而復孫也先儒以爲畱齊未歸則宜書於喪至之前矣不書復絕之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僖元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

以歸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二年夏五月葬我小
君哀姜喪至不書姜者齊桓公討之絕其屬籍故不得稱
姜由齊之辭也葬書姜者魯人請之由魯之辭也夫文姜
哀姜之惡至矣爲薨爲孫爲享爲如爲會爲奔莒連類書
之而其事瞭然可推豈在書姜不書姜書氏不書氏哉雖
然自三傳言之文姜哀姜之淫之弑可擢髮而數之也不
自三傳言之則春秋所書曰薨曰孫而已文姜哀姜之淫
之弑不可擢髮而數之也聖人之經欲以傳信於後世而
爲不盡之辭曰可推而知則推而得者有之推而失者亦
有之推之而得其全者有之推之而得其半者亦有之矣

聖人之經夫豈若是蓋古者史官之掌凡朝廷記載之詳
與國文告之繁王朝典章之備皆萃於史官如三傳所言
其時故府之牘必且有十倍之數十倍之者韓宣子見易
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然或以年積而放失或以
事襍而舛錯是非乖違名實紊亂皆由於此春秋其綱也
聖人取其有關於治亂者筆之無當於褒貶者削之由是
魯史之放失者可求魯史之舛錯者可正討論之於前垂
著之於後而是非大明名實大著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儒乃
求之瑣屑之間隘矣是故春秋者魯史之會要也魯史者

春秋之實錄也魯史存而三傳作三傳成而魯史亡其不
亡者附于二傳後世讀而知之其亡者不附于三傳當時
讀而知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抑更有可証之於經者
僖六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三十年
衛殺其大夫元咺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九年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十年楚殺
其大夫宜申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三年晉殺其大
夫先穀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
同趙括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晉殺

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
申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二十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燮二十二
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
孫黑五年楚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二
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夫
殺大夫書國書官書氏書公子公孫書名書字其正也有
罪無罪皆然美惡不嫌同辭也魯史詳之則美惡見矣或
書名或書字從文告之辭名從主人如後世以字行也成

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者山殺魚石亡宋無蕩族也襄二十年晉人殺欒盈出亡非大夫也莊二十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不爲大夫也皆顯然者也莊二十六年書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先儒以爲殺無罪故不名於是泄冶卻寀皆文致之是春秋之書周內之書也其可歟蓋無君命也君名其臣臣不得名其大夫陽處父先都箕鄭父胥童之殺必假君命以赴也慶虎慶寅君討始殺之也文八年書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哉其必非闕文可知也書司馬者死司馬之節也書司城者致司城之節也其不名亦無君命也是數條者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見不比魯史讀之則所殺所奔之人不見聖人豈爲不盡之辭哉而惜乎三傳所紀或無傳或有傳而妄設例焉是故古之春秋無待於三傳而自明今之春秋有待於三傳而反晦知此者可以讀春秋

讀大學一

自陽明先生極推古本大學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先生有功于遺經矣而其釋格物也曰去欲如宗門所謂不著一物而已其釋致知也曰良知如宗門所自性起念而已聖人之學夫豈若是哉今之學者多不從其說聰明之士千枝萬條互相剖辨而言格物致知也大旨皆以朱子之言爲宗雖然朱子以爲有關文而補之此則未厭後人之意者也夫大學之條理燦然者也曰誠意曰正心修身曰修身齊家曰齊家治國曰治國平天下皆一一釋之而格物致知獨無所釋者何哉蓋致知者不可釋者也夫所謂

物者何哉天下國家身心意是也所謂格物者何哉天下
國家身心意之理之至是也知者知此也致知者致此知
也而何以知何以致大學無一辭焉卽要之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何哉蓋知者至廣極大析精剖微不可端
倪者也所入之途千百焉所出之途亦千百焉大小相乘
緩急相引若以繩尺加之必有閉焉窒焉者矣必有強智
以愚強愚以智而不相及者矣是故致知者任人之用力
而已其所以用力者雖聖人不能與乎人也是故致知者
不可釋者也致知不可釋而格物必舉其事焉是以大學
反覆天下國家身心意相因之實相待之要而一以知本
要其至於是天下之人之知皆渙然怡然于聖人之途軌
而智者不至于岐愚者不至于罔高者不至于碩虛卑者
不至于闕實矣蓋聖人之于致知也不如儒者之與之格
亦不如異端之決其郛

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
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
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
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尚淳而
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卽
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
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夫知之用何如哉咸
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
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即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即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况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為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讀孟子一

真西山先生因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遂以七篇之言一一比之中庸此宋儒之勤也雖然聖賢之學有所自則可矣若一一比之不爲後世附託而無實者開一徑歟敬觀中庸求端於天命其終篇所言皆性道教也至末章始要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此言蓋聖人之至極天地以合萬物以成與異端所言本不同然至此則性道教無可言而歸之命命無可言而歸之天天無可言而歸之無聲無臭矣使後人復附益之何怪異端之揚其波而他流煽其焰而芴燭哉孟子七篇未嘗一言及之

大雲山房文集卷一
三
者蓋不敢導其波之竇而投其焰之薪也此孟子善學子
思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本故曰功不在禹
下

讀孟子二

孔子之教曰博文曰約禮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上智如顏子下愚如哀公教之未有以異也然
皆入道之門徑而已非以爲卽道也故復要之曰下學而
上達若是則於道豈有不至者邪孟子之教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敬
少嘗疑焉陸子耳自聰目自明之言不有相若者乎陽明

先生求諸心不求諸事物之言不有相若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而孔子之教如彼孟子之教如此是首變孔子醇篤謹慎之尺度以趨簡易使後儒之異說得託之皆由於孟子而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勝究者也既而思之孟子言求放心先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無爲不爲無欲不欲輔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皆以仁義言之言良知良能亦然則言實矣豈如後儒之無畔岸哉且時至戰國人益夸誕巧強不可控抑其視孔子博文約禮之教必以爲卑陋迂小而不爲故孟子就其心之所達可以導之於聖賢者而示之使之心明意豁翻然有以自悔然後可以反循孔子之教非謂爲學之道可不從博文約禮入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明儒謂陸子及陽明先生之學出於孟子而盡力附會之亦蔽之甚者已

說仙一

龍以肉飛信之乎曰信之禽以翼飛魚以鬣飛信之乎曰
信之若是則仙之冲舉何不信之與有龍大函天地細若
蠶蠋信之乎曰信之布穀爲鷓鴣復爲布穀雉爲蜃爵爲
蛤蝮育爲蟬竹爲蛇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幻化何
不信之與有有朝夕爲壽夭者蜉蝣是也有三十日爲壽
夭者蟬是也有三年爲壽夭者爵是也有三十年爲壽夭
者馬是也有百二十年爲壽夭者人是也有千百年爲壽
夭者虎象是也信之乎曰信之若是則仙之長生何不信
之與有管子曰人水也夫水之行皆火也水火相守而物

生焉水之需爲肉其堅爲骨而火運焉火之明爲知其炎
爲運動而水養焉物之生也氣與形二者而已矣形九而
氣一者爲土石形七而氣三者爲草木形五而氣五者爲
人與獸形氣等故能行形四而氣六者爲魚形三而氣七
者爲禽氣勝形故能飛形一而氣九者爲龍故能藏能見
能高能下夫仙純氣也故列子御風而行氣能化形故噓
爲風雨畫爲江河氣能固形故高爲星辰堅爲金石然必
有不附形而立者而氣始純其諸爲至人真人化人之極
歟

說仙二

夫不附形而立者其始皆附於形者也今夫火滅燎而滅
之火之形亡矣而熱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焉今夫水
隙地而灌之水之形亡矣而濕不亡蓋久之久之而或息
焉火與水其形也熱與濕其氣也今夫人其形渺然者也
而其氣則薄萬物焉橫古今焉通物我貫幽明焉何也百
夫之長其氣睽於百夫合百夫之氣也千乘之相其氣睽
於千乘合千乘之氣也觀鬪獸者其氣充觀舞禽者其氣
豫靈蠢不能閔也癰可潰之以樹疾可洩之以草動植不
能間也祭祀而享吐焉卜筮而從違焉微顯不能隔也若

是則合之於天地充之於古今豈以大小遠近爲疆域哉
若是則不附形而立者何哉與天地準則與天地闔闢與
古今齊則與古今流行而已矣是故理大物博莫不尊親
此其上也一行之極通於神明此其次也形蛻矣其氣皆
不息者也又其次則行有大小而氣亦有遠近焉形蛻矣
其氣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方
士之術氣未充則積之氣未求則守之其形不可委也於
是芝菌導引行焉充矣求矣夫然後可委而去之其氣亦
或百年而息或數百年而息或數千年而息者也所謂劫
也夫寃之氣不散則存剛戾之氣不散則存取精多用物
之極也

宏之氣不散則存皆鬼也陰類也仙則陽類也方士之術
養形以制氣得氣以變形攝陰於陽者也陰者尙存而况
於陽哉此蓋不附形而立之一術而已非至人真人化人
之極也

說仙三

至於附形而立者亦各有其等焉邵子曰百二十年者常數也不及者皆傷也然則聖賢有傷焉者乎曰傷之於天者上古之稟厚中古之稟漸薄也傷之於人者衆人傷於縱已聖人傷於拯人也其不傷者雖衆人亦及數焉能養則逾之倍之惟其力之所至雖然有以養得者卽有以不養得者其骨肉必強固其知其運動必和而勁寶掌禪師李百八等是也此天與之也殊氣也若是者長年而已委形之後有道則合陽而亦爲仙無道則合陰而遂爲鬼氣盛則爲鬼者近於仙氣衰則爲仙者近於鬼因絕則爲鬼

爲仙之氣其終皆合於太虛因不絕則爲仙爲鬼之氣其
變復歸於萬物天地自然無足怪也若方士之術則以養
得之者也其書多度詞多岐旨芝菌一術也而以爲麟焉
以爲鳳焉道引一術也而以爲龍焉以爲虎焉白石之說
累變而益陋黃庭之說屢遷而益誣其上者却疾延年而
已其下者且益其疾促其年不可救也惟有道之士不藉
其術以治氣而假其術以畱形旣得其術以畱形遂卽其
形以治氣是爲方士之至道極功而於仙可漸而至焉然
而知之者蓋亦塵矣世之爲其術者或附之於天或附之
於日月或附之於易或附之於莊列或附之於釋氏各有
得以眩世之人皆嚮言耳君子慎毋爲所惑焉嘉慶十有
八年十二月甲寅與建平龔西原說仙因識之

釋舜

說文舛部舜草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萑蔓地連華象形從舛亦聲按鄭風顏如舜華此舜是也說文草部舜木莖也朝華暮落从草舜聲按月令木莖榮此舜是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舜也其舜之非舜奈何舜之榮如戎葵近萑黑遠萑者微有光曜而已以擬女之顏詩之比物豈若是歟舜之身蔓地步以百計焉舜之榮連華英以億計焉紅而暈暈而善惑焉故曰顏如舜華是故鄭風之舜菑也萑也月令之舜木莖也二物也是故鄭風之舜非月令之舜也雖然詩之傳固辨於草木者也其傳鄭風曰

舜木董何歟按爾雅椴木董椴木董郭注別二名夫爾雅之別名蓋有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此別菟絲也一物也芣苢馬曷馬曷車前此別車前一物也皆重文言之椴椴無重文翰天雞翰天雞之類耳二物也則未知舜之木董爲椴歟椴則未知舜之木董爲椴歟椴椴古者白爲椴爾雅椴椴是也赤爲椴爾雅椴椴是也舜白身其椴歟舜赤身其椴歟是故鄭風傳之言木董爲舜言之也椴木董也月令之言木董爲舜言之也椴木董也其舜與舜之皆爲木董奈何葉董也身木也皆爲釋草奈何爾雅于木之小而弱弱而灌生者草之舜與舜皆小也皆弱也皆灌

生也後之釋者以爾雅木董爲一物於是椴椴混焉以月令之木董釋鄭風之木董於是舜舜混焉舜舜混而舜之名不立矣舜之名不立於是蔓地連華之舜遂以椴河柳當之夫椴在釋木非小而弱弱而灌生者也郭注赤莖小楊卽赤楊也高至尋丈焉豈蔓地連華者哉

嘉慶十六年偕子寬自都還江南見蔓地連華者問之士人曰日及華也江南名河柳蓋木董華名日及椴椴通焉河柳則誤名也其誤名者日及在江北皆蔓地連花至江南有尋丈者焉卽赤楊也故牽連及之耳十八年十二月在吳城作此釋正焉

平十二日吳越并州縣五縣

蘇至正南序文李高唱赤勝也

上入日日又華出官南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蘇至十六平

釋菽

爾雅菽虬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陸云華紫綠色羅

云華似五銖錢粉紅有紫文縷之數說皆是也以名荆葵

故北方名江西蘓蘓蒿也唐十道志江南西道北盡鄂岳

南極涪黔皆荆境也以紫色紫綠色似五銖錢粉紅有紫

文縷之故南方名藍菊藍言色菊言形也然則以為似葵

者何歟古者茹末大曰葵說文葵菜也爾雅菘菹葵芹楚

葵終葵繁露皆葵類也其華之名葵者菘戎葵是也郭云

今蜀葵也華如木堇華夫戎葵如木堇與菽懸甚矣以為

似葵者何歟蓋華如木堇而五色者曰蜀葵華如木堇而

黃者曰秋葵卽黃蜀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五寸莖及丈者曰黃葵衛足葵也華如菊而大徑一寸莖餘尺者曰荆葵卽菽也似葵者似黃葵非似蜀葵也然則以爲蚺蚺者何歟其萼廣其萼簇如聚蛾子焉故曰蚺蚺也古今注以蜀葵混荆葵後人求所謂蚺蚺而不得遂以紫荆爲蚺蚺謬矣

釋鳴鳩

鳴鳩鳴鳩也鳴鳩鵠鵠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紛焉如鸚鵡其鳴多聲聲二十四轉故曰鳴鳩黃鸝十二轉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鳴鳩之詩大矣哉戴勝戴勝也大如鴿長喙赤黑雜羽而有白文其勝在首度周尺尺有畸兩銳而中精如五木亦赤黑而白文古者力所能勝曰任任者任其所能勝也故所任之物名之曰勝戴勝戴勝所任戴勝戴勝所勝也西王母戴勝而處西極之地其國俗以戴任爲業耳豈有仙人之說哉後

之言勝者至以飾其首非初義矣

釋螻蛄

螻蛄草居非蟬也而似蟬蟬皆木居也螻蛄大如么貝身羽足深綠色羣族菅茅中四月應陰氣千百相和而鳴其聲喧沈畱耳中啾啾然故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在耳螻蛄鳴兮啾啾爾雅截茅蜩注江東呼茅截此螻蛄也知螻蛄之爲茅蜩而後爾雅釋蜩可別焉蛭蚶蟻蟻註卽蝼蛄也一名螻蛄此景純之誤也疏方言蝮蚶齊謂之蝮蝼楚謂之螻蛄此子雲之誤也蝼蛄木居似馬蜩而差小黑黃色其鳴自呼曰蝼蛄夏蟬也非螻蛄也蝼寒蟬注寒蟬也亦木居似蛭蚶而復小黑黃色其聲鏘鏘如舞鏘如

鈴故曰螿非螽蛄也螿蜻蜻注方言有文者謂之螿亦木
居似蛻而尤小青赤色其聲札札如縲如丁寧故曰螿非
螽蛄也後人以蛻爲螽蛄以螿爲蛻亦謂之螽蛄轉而相
淆豈有既耶蛻螿秋蟬也蜩蝦蜩蟪馬蜩皆夏蟬也
自其蛻言之曰蟬自其鳴言之曰蜩自其采言之曰蝦具
五色也自其蝦言之曰唐首正偃也自其大言之曰馬馬
蜀胡皆大也蝻之義如蝦

大過說

大過陽過也四陽居二陰之中曰大過九四棟隆上比五
故隆也象傳不撓乎下言比乎上也九三棟撓下比二故
撓也象傳不可以有輔言二不能輔也凡卦皆以二五爲
位觀全卦之德此卦陽之過在中故以中二爻比二五者
與卦同辭焉其卦辭獨取棟撓之義何歟棟說文謂之極
爾雅謂之桴棟之本末以受節斲之斲之則弱矣巽棟而
兌斲也撓與隆中爲之不在本與末而本末有其責焉隆
非初上之功而與有功撓非初上之過而與有過故彖傳
言本末弱棟多撓而隆者寡大過之時事多凶而吉者寡

也其二與五取夫婦之義何歟二變則爲澤山咸少男少女之感也五變則爲雷風恒長男長女之久也二變則外卦少女不動爲女妻當大過之時艮極而反震爲老夫五變則內卦長女不動爲老婦當大過之時震極而反艮爲士夫大過取義於陰陽陰陽莫見於夫婦夫婦者萬物萬事之始可以觀陰陽之過焉故二爻辭如此老夫女妻陽雖過而就衰過而不過故言无不利而吉在慎始如初之藉用白茅可也老婦士夫陽旣過而方盛過而益過故不言凶而凶在怙終如上之過涉滅頂是也此卦三與四爲對二與五爲對初與上爲對也巽爲楊兌伐爲枯澤潤爲生稊生於下而能成華生於上而不能成茅巽在下涉兌在上也諸儒釋此卦之義多未盡故申之小過四陰居二陽之外陽盛在中陰盛在外陰包陽陽納陰也頤對大過而取養者陰盛於中口食之義也中孚對小過而取信者陽盛於外化邦之義也

小過說

小過陰過也此卦亦初與上爲對二與五爲對三與四爲對如大過大過象棟小過象飛鳥者陽動而過必靜陰靜而過必動也下止上動飛鳥也中陽爲身外陰爲翼飛鳥之象也飛而遺之音則動之至矣音下振而上浮親上不親下抑高從卑所謂宜下也如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故大吉也大過三四如卦辭取棟小過初上如卦辭取飛鳥陽自內而充陰自外而斂也大過三凶而四吉小過初凶而上亦凶陽過之卦主吉凶半之陰過之卦主皆凶且小過六爻無吉占也二比初陰比陰陽不用

事故有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之象二居地之上卦辭所謂下也故無咎五比上亦陰比陰陽不用事故有密雲不雨之象五居天之下得位可有爲卦辭所謂宜下也故弋在穴三內卦主守如事之過防四外卦主有爲如事之過遇也聖人作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如天行之渾成如地勢之安固諸儒乃於一卦六爻卽割裂之以就其說以致卦與爻不相攝爻與爻不相通敬故累舉其端以明三聖人之意有志者能於卦爻一一推之以求其極言易豈有齟齬耶至以理釋易始於十翼不可蔽罪於王輔嗣歸過于程正叔也

困說

彖傳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言揜指三上言二五卦主三上揜之一也坎之初二於四象爲少陽兌之初二於四象爲老陽而加一皆陰以揜之二也先儒取坎爲兌揜之義釋彖傳凡陽卦內陰卦外皆可言困矣其諸非聖人之意歟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故二五以朱紱赤紱言之朱紱君服赤紱臣下之服也二困於三居下卦困未甚神昏於酒氣窒於食而已昏而不敢不飲窒而不敢不食此則貧賤所無也然而不能求息於妻子求息於朋友也何也朱紱且方來焉置傳焉置頓焉饋餼焉饋廩焉困矣然而禍

福且未可知也五困於上居上卦困已甚剿何也曰無以爲顏也俯仰皆慙也剛何也曰無以爲行也進退皆危也其爲赤紱者所困如此無以爲顏必有說以爲顏無以爲行必有說以爲行姑徐之云爾徐則意變意變乃善飾也然而榮辱且未可知也困之至者必有鬼神之事以求助焉故二用享祀五用祭祀也三上皆困人者也困人者必自困困人不可訓也故取自困之義困於石前遇險也據於蒺藜後據險也當困之時父子不相諒兄弟不相慰者妻能釋之不見其妻困之至也於葛藟遇柔而困也於臲臲遇剛而困也三困之中故凶上困可解矣故征吉也初與二爲體小民之事也困於株木其止不可也古者危坐任膝安坐任足夷坐任臀株木惟夷坐可任焉入於幽谷其行不可也古者大事以三歲焉不覲則終困也四與五爲體諸侯大夫之事也困於金車如求金求車是矣古者以金車爲上下之禮困於金車困矣其終必至俯仰皆慙進退皆危焉是故困未有甚於富貴者也

明夷說

明入地中明夷象傳象傳同辭離為明坤夷其明二離主
五坤主為義至顯先儒以上為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
人之意歟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
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指日之繞言之
晦者明之漸入於地者登於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
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為坤主而
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歟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
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
未為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

此說皆以語其始知所未悟其外言其內也
以金車為土寸之離曰以金車曰爻其然少正論皆據
為辭漸對大夫之辭也此爻車以金車車其突古澤
以不許也言其始知所未悟其外言其內也
初安坐升只重坐升曰離其大則以是而書其入於幽谷
一為巽小與之車也曰利木其止不而也古澤宜坐

本文王也五紂也於紂之最比近者得爲奴之箕子焉繫
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於利
艱貞之義相附也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
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難見而紂之暴可
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
周公之意而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
美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爲之奴也於是二
與五三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
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

明夷說二

明夷說二

陽明也陰闇也明之見於天地者日爲之宗日無夷之者
故取象於入地明之見於人身者爲目明之見於人心者
爲知知之夷不可象也日之夷則全卦象之矣故二四取
象於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
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也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
之所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於門庭以
復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既入則地之下
皆明故取復明之象四大臣之位周公於成王伊尹於太
甲皆其象也股者陰陽躋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

之辭取左股焉讀易如是凡漢宋諸儒所未言者可發其覆所已言者可破其鵠矣

自記曰惠松厓先生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劉向云今易其子作亥滋其與亥子與茲古音義皆同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也此論近儒視爲祕義特恐於孔子彖傳有違耳故前篇畧爲別擇此篇復推明爻義以附焉

相鼠說

此詩一章言無儀三章言無禮禮者儀之幹儀者禮之表也惟二章言無止毛傳止所止息箋云止容止箋別鄭義後儒多從焉夫言容止則一章言儀已盡之矣箋義非也人必忘道然後無儀無儀然後無禮無禮之至則弑君父矣而其禍皆始於無止饜飫之求輕暖之取逸豫之就宮室車馬之擇高爵厚邑不足以償之於是自足恭至於吮癰砥痔自長傲至於裂冠毀冕自好樂至於上烝旁報自爭權至於刳主遷后皆所謂無止也詩人始窺其端以無儀終要其亂以無禮中發其痼以無止故三章皆以死絕

之不然無儀無禮之人遠之可矣何詩人之嚴如此哉終
風無儀也新臺牆有茨鶉之奔奔無禮也衛之滅以此故
戴公復國國人深戒焉

東門之枌說

朱傳以南方之原爲地按毛傳原大夫氏箋云以南方原
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簡兮箋上處者前列上頭也毛鄭知
南方之原非地者本經言苑邱與蕩同地言東門與東門
之池東門之楊同地故一章言國之交會民之所聚不復
以二章南方之原爲地也子仲爲大夫之氏原亦爲大夫
之氏蓋並舉以刺焉此詩一章言男子歌舞也二章言女
子歌舞也三章言男女歌舞且往觀歌舞也視爾如蒹葭
我握椒其諸風人之風乎惲子居曰吾于此詩得性善之
義焉蒹葭芼也椒芬也傳之釋止此耳箋曰男女交會而

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如芘芣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
椒以通情好也夫芘芣紫赤色顏色之美而喻以芘芣左
矣蓋男女之以禮相接者其授受皆無所慚無所慚者以
其無牀第之志也祭享是也男女之不以禮接者其授受
皆有所慚有所慚者以其有牀第之志也投報是也慚則
顏之色如芘芣矣此一慚充之可以止乎禮義故聖人錄
焉不然溱洧之詩前之矣何必復申之哉佗之殺以外淫
平國之弑以下淫陳之爲國可知矣而民之是非羞惡無
殊焉此刪詩之義也

北山說

此詩刺大夫不均也役不均則飾之曰是賢焉非斯人莫
任此也是賢焉而未老而方將而方剛焉非斯人莫任此
也於是乎均之說不得入而惟大夫爲之政矣問之王王
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王必曰是大夫也忠問之
卿士卿士以爲宜役也大夫以賢之說進卿士必曰是大
夫也才今日簡書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明日簡書
曰某也稅於某則驅車從之蓋役之發也其令自上而下
王而卿士而大夫役之僕也其政自下而上大夫而卿士
而王故曰刺大夫不均也其不均奈何有居息者焉古者

倚几曰居有息偃者焉古者正卧曰偃夫居息息偃皆渠
渠沈沈者也有當關焉故不知叫號皆庸庸泄泄者也有
適囿焉故棲遲偃仰然而未已也爲淫焉爲酣焉則湛樂
飲酒然而未已也爲讒焉爲譏焉則出入風議夫至於出
入風議其人心志面目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狎也于是
居息者康而無事賢者盡瘁焉一時之勞也息偃者卧而
自恣賢者于行焉則非一時之勞也不知叫號者人不能
謁賢者劬勞焉一事之勞也棲進偃仰者事不能涉賢者
執掌焉則非一事之勞也然而未已也或以爲怨謗焉或
以爲懈弛焉則慘慘畏咎然而未已也士卒之苦其焉僕
隸之辱其焉則靡事不爲夫至於靡事不爲其人之身家
姻族可知也皆大夫之所疎也故曰刺大夫不均也

碧玉說

右碧玉榻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
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
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刻之去首二寸強爲
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
放於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
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
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歟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
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纁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

大雲山房文集卷二集卷一
三

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是則駟琮無勺
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
糸纜歟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
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袞逾三寸敬觀淳熙古
玉圖尺度多過於古者此玉之袞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
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
以裸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
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
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之先
生記夢文在成化三年己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
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
其諸先人之所畱遺歟

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
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
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
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三兩指
如刀有靶名扶衣古帝王旣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
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之博古者

散季敦說

婺源董文舫明經言其戚鐵樓程君於江右市巾得古銅敦敬因索觀之越二日有健足負巨廂頓於地啟之則敦與汪雲海所作圖在焉圖之上下書程讓堂賢良董小查太史所作識考而搨敦銘於其右文舫登敦于几觀之追然古也其尺寸讓堂言之銘及文不合博古考古二圖小查言之而文舫復以說請說曰文王臣散宜生古注家皆以散爲氏宜生爲名近世釋者本大戴禮堯娶於散宜氏之女以散宜爲氏生爲名今以銘考之其諸注家之說是歟然商周之間無二名者惡來名革飛廉以獸名謂之非

名也若是則宜生何以二名其諸初氏散宜子孫去宜氏散歟抑散與散宜爲二氏歟明堂位曰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連殷六瑚周八簋釋者皆以爲黍稷器而周禮玉府共玉敦以畝敦之用固不一歟儀禮惟公食大夫言簋婚喪虞特牲爲士禮言敦少牢爲大夫禮亦言敦釋者遂有士用敦之說而於特牲之分鉶簋不可通變言同姓從周制敦與簋之等亦不一歟周禮舍人共簋簋注言方曰簋圓曰簠說文簋方簠圓禮圖言簋外方內圓簠外圓內方鄭許其各據一端言之歟敦以瓦旌人爲簠亦以瓦釋者言天地外神以瓦宗廟以木簠之質亦不一歟其敦簠簋皆以銅始於何時歟自兩漢至今幾二千年學者依經據傳推明古制以必求其是而終不可得况古器之流傳者有時代之異制有眞贋之異物有全缺之異文而欲據一端以定是非此言金石之大蔽也是故君子之於學也舉其大而畧其小用心於有益而不用心於無益焉程君捐館舍已一年子孫善藏此敦則古者能守之義也已

得姓述書後

惲氏得姓推本平通無可依據若更他附益非理矣然有可疑者當詳考之亦所以明慎也按新舊唐書藝文志有蔣王惲家譜一卷蔣王太宗第七子也新唐書宗室表蔣王生子十六人第十子為潯陽郡公爽爽生子三人長為右長衛將軍森森生子五人第三子為杭州刺史構構生子七人第二子為常州司法叅軍稅唐世宗室子孫多籍於官所者稅既官常州其諸有籍於常者歟新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是天寶前無潯陽郡也爽為太宗孫與中宗睿宗同時不應至天寶後始

前合曰一千千濟善蘇北輝假古保新於文書也
其大而畧其小而詳似此益而不似也似無益而詳詳
似以家世非非也金百文大始世其始世十六似學也
亦即分文異也似此益而不似也似無益而詳詳
新舊唐書地理志江州潯陽郡本九江郡天寶元年更名是天寶前無潯陽郡也爽為太宗孫與中宗睿宗同時不應至天寶後始

封若是則宗室表潯陽郡公乃鄱陽郡公之誤也稅爲惲
五世孫惲旣於皇唐玉牒外別有譜其諸子孫因是別姓
惲歟稅爲爽曾孫其諸卽以封鄱陽爲望歟今惲氏望鄱
陽而世居常州敬故詳考之如此若十國時楊再惲名與
平通同而世較近然史不載所籍俟廣搜之

得姓述附說二

近世道家刻五岳真形圖中岳姓惲名與與無音釋道士
僞造也五岳真形始見于漢武內傳乃六朝人所作未嘗
言圖中列姓名止言帝藏之而已河圖曰東方太山君姓
圖名常龍南方衡山君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姓浩名
鬱狩北方恒山君姓登名僧申岳嵩山君姓軍壽名逸段
柯古酉陽襍俎引河圖而不引真形圖柯古中唐人意者
僞造在唐以後柯古不及見歟自緯書造五帝名道書仿
之肆無所忌天地百物皆爲姓名以目之鄙倍拉襍不可
名狀後又竄入符籙以誑愚蒙吾惲氏有執姓惲名與之

說為典要者非也然後世道教尊于江右而惲氏望鄱陽
意者有慕于其說而易姓從之是亦事之未可知者或謂
惲氏著于紹興以後其時士大夫多自北方南渡鄞出于
邑渾出于部落俛出于官皆北方姓而與惲皆相近然各
望皆于鄱陽無涉也

惲氏著于紹興以後其時士大夫多自北方南渡鄞出于
邑渾出于部落俛出于官皆北方姓而與惲皆相近然各
望皆于鄱陽無涉也



